

Series of Linguistics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蔡基刚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蔡基刚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ISBN 978-7-309-06096-6

I. 英… II. 蔡… III. 英语-词汇-对比研究-汉语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779号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蔡基刚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唐敏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501千
版次 200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00

书号 ISBN 978-7-309-06096-6/H·1220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认识蔡基刚教授首先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和著作。后来,由于研究旨趣有某些相同之处,和他的接触多了一些,并多次邀请他来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汉对比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工作,从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蔡教授的主要教学工作之一是大学英语教学。这在外人看来是一项课时多而枯燥乏味的教书匠工作,而他却长期乐此不疲,潜心问学,将大外教学作为英汉对比的实验室,教出水平、教出艺术、教出成果,不仅使他成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方面的一位权威专家,而且也使他成为英汉对比研究领域的一位知名学者。

王力先生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全体会上曾经说过,外语教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中外语言的比较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4页)。此话虽然主要是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的,但是我觉得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外语教学。

正是本着这一信念,蔡基刚教授在二十多年来英语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除了出版了大量大学英语教学和英汉互译方面的实用性教材和教辅著作,发表了许多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性研究论文之外,用力最勤的便是英汉对比研究。本书是他继《英汉写作对比研究》和《英汉写作修辞对比》之后,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献给读者的又一部力作。

读了本书书稿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对比的内容上,作者并非以某部现有的英语或汉语词汇学著作作为蓝本,面面俱到地对英汉词汇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比,而是抓住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中的10个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二,在对比研究的方法上,作者在实践吕叔湘先生所倡导的“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中国文法要略》,1942,上卷初版例言)的同时,把重点放在英汉词汇的“特殊之点”上,也就是本书英文书名所说的 Peculiarit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exis,致力于同中探异,以便深刻揭示英汉词汇在上述10个方面的典型差异。

第三,在研究的目标上,本书以语言事实发掘和理论探索为主,努力对英汉词汇差异产生的原因作出理论阐释,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细致分析和独到见解。在此同时,也注意探讨英汉词汇差异对我国英语阅读和写作教学,以及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第四,在写作风格上,一如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全书章节的标题文字简练醒目、节奏整齐优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突显了英汉词汇的典型差异,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第五,在文献搜集和引用上,本书在对一些专题的讨论中,既寻根究源、引经据典,引用了诸如 Saussure 于 1916 年出版的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loomfield 于 1933 年出版的 *Language*, 以及郭绍虞于 1938 年发表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等名著、名篇,又勤于收集一些截至于书稿完成时的最新论述和资料,因而全书引证丰富,例证翔实。

最后,或许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并非拘泥于词汇本身来讨论英汉词汇对比问题,而是结合词汇的实际使用,特别是各类词语在使用中的语音制约(如节律要求)、句法特征(如一个词语中是否允许其他词语较自由的插入)和篇章功能(如词语重复和指称词语的使用在篇章连贯中的作用),深入探讨英汉词汇的异同。这一处理方法背后的语言学理念,是与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和一些认知语言学(如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相通的。Halliday (1994:15)认为,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是语言的内核,是语言赖以表义的资源。其中的词汇和语法两部分是密不可分的,这两部分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词汇语法将语言的语音和书写形式组织成有意义的话语,使用于实际的语篇中,表达具体情景中的篇章语义。

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北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以音系学和语法学(包括形态学与句法学)为核心;词汇研究则受到忽视,被认为主要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事。这是罔为,传统观点认为,词汇是无规律可循的,而语言学是以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为其宗旨的。比如, Bloomfield (1933:274) 便曾说过,词汇是“语法的附录(an appendix of grammar)”,是“一张基本上无规律的词表(a list of basic irregularities)”。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借助计算机和大型语料库,来系统研究词汇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与认知和认知差异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国内外词汇学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蔡基刚教授的这部新著把握了当今词汇学研究的新趋势,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基于大型词库和语料库的统计分析,从形式、结构、意义、搭配、理据、词化程度等方面对英汉词汇进行了对比描述,并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差异等角度解释了产生英汉词汇有规律的典型差异的原因。正是由于上述的一些特点,本书可以使我们对英汉词汇差异的本质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我们今后开展这方面的进一步深入探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指引。

早在 1961 年, Halliday 便在他著名的《语法理论范畴》(*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一文中指出,“词汇是最精密的语法”(详见丁建新, 2000, 语法家之梦——

“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研究述评,《现代外语》23卷第4期,第431—438页)。显然,要将语言的词汇语法内核(Halliday称之为广义的语法)描写清楚,需要我们对词汇作出足够精密的描述。本书代表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一种努力,我想读者会从中获益的。

许余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
2008年6月23日

前 言

Copyright © 2009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首先接触的是词。一个人学习母语外的另一种语言,下意识地会把两种语言的词汇进行比较:汉语有多少字,或能和英语词基本对等的语言单位来说,汉语有多少词?下面是一些统计。按单个字统计:清代的《康熙字典》收汉字 47 035 个,当代的《汉语大字典》收汉字 54 678 个,国家语委在 1988 年研制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 7 000 个。按词的统计:《现代汉语词典》收条 6 万左右(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现代汉语词表》收词语 10 万。

英语没有字的单位。按词计算,国内编纂的最大英语词典《英汉大词典》收词条 22 万。比较权威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 年版)收词超过 50 万。但英语词汇以最保守的估计,也已经达到一百万个。而根据汪榕培(1997),英语词汇总量远远超过 200 万(而且词典只收词位或词条,如 *go/went*、*child/children* 只算一个词位)。可见即使按英语 50 万词来计算,总词量也大大超过了汉语的词汇。存在是一回事,那么使用情况如何呢?英语表达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词?汉语的字是不是够表达的需要?下面从使用频率来比较。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有 3 500 字,其中常用字 2 500,次常用字 1 000,这 3 500 字的覆盖率(现代汉语用字率)高达 99.9%。《常用构词字典》收字 3 994。《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列出高频词 8 000 个,低频词 2 300 个,共 10 300 个。常用词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 3 000 个,第二个层次 2 000 个。孙茂松对 20 万词条进行了人工鉴定,确认 92 843 个词条的《词表》,其中一级常用词条 56 606,二级常用词条 36 237(董秀芳,2004)。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总汉字数为 660 273 个,但一共只用了 2 951 个不同的汉字。老舍《骆驼祥子》全书 107 360 个字,用单字也只是 2 413 个。汪榕培(1997)认为“一个人掌握了 1 000 个常用汉字,就可以读懂文献中出现汉字的 90%,而掌握了 3 700 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报刊的 99.9%”。符淮青(1985)认为“个人词汇,一个知识全面发展的人掌握的词是 6 000 个到 9 000 个。大作家的用词,可以达到 2 万多个”。

英语《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把语言交际中的高频

词分成五个等级,这五类词共计 14 700 个,为英语单词使用频率的 95%,星级越高,使用频率越高。其中五星级如:and、to、the、like、go、paper 有 700,四星级如:sea、obvious、danger、argue 有 1 200,五星级如:medicine、aggressive、tactic 有 1 500,二星级如:accuracy、miserable、puzzle、rope 有 3 200,一星级如:abundant、crossroads、fearless、missionary 有 8 100。

章杨恕(1990)的研究发现美国中学毕业生的词汇量平均为 47 000,而大学生平均为 58 000。Zechmeister et. al. (1993)认为本族人个人词汇量估计为 4 万,其中活用例词汇 2 万。Aitchison(1987)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母语学习者词汇量约在 5 万至 25 万。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能用 9 万个词(汪榕培,1997)。

仅这些数字的差异就促使我们问出许多个为什么:为什么英语和汉语的词汇量有如此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和两种语言的文字形式、造词方式、社会科技、文明程度以及与世界接触等非语言因素是否有关系?为什么汉语词少,表达的概念这么多,但每个词的平均义项还是不及英语词的平均义项?词的平均义项少是否意味汉语词义比英语词义更严谨、精确和稳定?英汉词汇量的差异是否和英语遣词造句倾向用词变化,汉语用词倾向重复有关?而这种用词倾向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英汉词汇量差异和词汇结构有何关系?为什么汉语双音复合词在词汇中占绝对比例,而英语的单纯词和派生词有很大比例?不同的词汇结构和文字形式对民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否有影响,如汉族人习惯抽象表达,汉族人习惯形象表达?不同的词汇结构和不同的文字形式是否影响识辨学习和事物认识?英语词和汉语词哪个透明度或理据性更高?汉语借词以意译为主,这和汉语倾向理据造词有否关系,如是的话,为什么现代汉语中英语字母原词激增?为什么英语词汇量如此之大,还会有词汇空缺现象,即英语中缺少汉语中对应意义的词,或词的基本意义一致,内涵和联想意义相冲突?词的义项量和词汇信息量是否有关系,汉语词和英语词哪个信息量大,决定词汇信息量大小的因素是什么?词汇信息量大小和阅读速度有否关系,决定阅读速度的因素是什么?另外,更根本问题是,汉语中是否有词的单位,如果有的话,和英语的词是否是一回事?

这么多为什么就是我们进行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Bloomfield 在《语言论》(1985)中指出“各种语言的区别,在词法上要比在句法上更大”。词汇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关键。本书试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包括认知语义学理论对英语和汉语的构词原理、内部结构、语义关系、词语理据等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通过对比发现英语和汉语词汇之间的共性尤其是差异。本书和一般性词汇学著作不同,作者不是按部就班、面面俱到,而是抓住英汉语词汇对比学上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性探索,因此每一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

本书研究性大于介绍性(但尽可能给予丰富的例证以便读起来友好些),因此,不少观点和研究思路是一家之说,存在谬误与疏漏在所难免,在此恳请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作者
2008 年 5 月

目 录

第1章 英汉词语的弹性与刚性	1
1.0 引言	1
1.1 弹性的基础	1
1.1.1 语素	2
1.1.2 词缀	6
1.1.3 字词	8
1.2 弹性的表现	10
1.2.1 语素颠倒	10
1.2.2 词语插入	12
1.2.3 词语伸缩	12
1.2.4 语素搭配	16
1.2.5 词语功能	20
第2章 英汉词义的精确与灵活	24
2.0 引言	24
2.1 英汉词语义项的多寡	24
2.1.1 文字结构	28
2.1.2 构词方法	29
2.2 英汉词语含义的宽窄	38
2.3 词义差异产生的原因	45
2.3.1 构词模式	45
2.3.2 命名方法	49
2.3.3 认知方式	50
2.3.4 表达习惯	52
2.3.5 词语特性	62
第3章 英汉词语表达的求同与求异	68
3.0 引言	68
3.1 节律要求	70
3.2 构词方式	71

3.3 篇章连贯	73
3.3.1 词语重复	73
3.3.2 指称词语	75
3.4 教学启示	92
第4章 英汉词语表达的分析性与综合性	94
4.0 引言	94
4.1 构词特点与词化	95
4.1.1 派生词	95
4.1.2 转类词	97
4.1.3 单纯词	104
4.1.4 复合词	108
4.1.5 借词	120
4.1.6 缩略词	120
4.1.7 类推词	121
4.2 英汉动词词化对比	122
4.2.1 使役关系	122
4.2.2 偏正关系	124
4.2.3 动宾关系	126
4.2.4 动补关系	127
4.3 词化产生的原因	127
4.3.1 语法结构	127
4.3.2 社会文化	128
4.3.3 经济原则	129
4.3.4 使用频率	131
4.4 教学启示	134
第5章 英汉词语理据性对比	137
5.0 引言	137
5.1 语音理据	138
5.1.1 基本拟声词	138
5.1.2 次要拟声词	139
5.2 文字理据	143
5.2.1 表意文字	143
5.2.2 表音文字	145
5.2.3 文字意义	146
5.3 形态理据	152

5.3.1 合成词	153
5.3.2 缩略词	167
5.3.3 类推词	172
5.3.4 外来词	175
5.4 语义理据	176
5.4.1 隐喻性	176
5.4.2 转喻性	177
5.4.3 词源性	180
5.5 总体理据大小及其原因	183
5.5.1 词汇基本结构	183
5.5.2 词汇意义变化	187
第6章 英汉词汇搭配对比	196
6.0 引言	196
6.1 词义容量	197
6.1.1 词的外延性	197
6.1.2 词的引申性	198
6.1.3 词的笼统性	201
6.1.4 词的语体性	203
6.1.5 词的语义韵	208
6.2 语言结构	212
6.2.1 构词方法	212
6.2.2 语言类型	212
6.2.3 语义关系	214
6.3 修辞习惯	216
6.4 认知方式	221
6.5 教学启示	222
6.5.1 动宾搭配错误	222
6.5.2 主谓搭配错误	225
6.5.3 语法搭配错误	226
6.5.4 形容词搭配错误	227
6.5.5 语义韵搭配错误	228
6.5.6 同义反复搭配错误	228
第7章 英汉词汇量对比	230
7.0 引言	230
7.1 语内因素	230
7.1.1 形位数量	230

7.1.2	屈折形态	235
7.1.3	音节数量	236
7.1.4	构词单位	236
7.1.5	构词方式	240
7.1.6	词化程度	248
7.1.7	同义词群	251
7.1.8	词典因素	252
7.2	语外因素	255
7.2.1	词汇历史	256
7.2.2	社会因素	257
7.2.3	世界接触	258
7.2.4	文化态度	260
7.2.5	地域流通	262
7.2.6	科技发展	264
7.2.7	意识形态	265
7.2.8	文明程度	266
7.3	词汇量意义	268
7.3.1	社会发展	268
7.3.2	学习难度	268
7.3.3	事物认识	270
第8章	英汉词汇对应对比	274
8.0	引言	274
8.1	对应词语的空缺	274
8.1.1	生活环境	275
8.1.2	宗教信仰	276
8.1.3	风俗习惯	277
8.1.4	文化观念	277
8.2	对应词语的不同内涵	281
8.2.1	概念词语	281
8.2.2	动植物词语	283
8.2.3	颜色词语	284
8.2.4	数字词语	285
8.2.5	谚语	287
8.3	对应词语差异分析	287
8.3.1	观察视角	287
8.3.2	认知方式	292
8.3.3	语音要求	294

8.3.4 构词方式	296
8.4 教学启示	296
8.4.1 防止“假朋友”	296
8.4.2 辨清词义	297
第9章 英汉借词对比研究	299
9.0 引言	299
9.1 汉语借词	301
9.1.1 借词方法	301
9.1.2 借词特点	306
9.2 英语借词	307
9.3 差异分析	310
9.3.1 语言制约	310
9.3.2 文化习惯	314
9.4 英语词语对汉语影响	316
9.4.1 词语	316
9.4.2 词缀	321
9.4.3 语素	323
9.4.4 词语表达	327
第10章 英汉文字及其阅读速率比较	336
10.0 引言	336
10.1 字符形式	336
10.2 词语特征	339
10.2.1 词化词	339
10.2.2 转类词	341
10.2.3 缩略词	342
10.2.4 冗余词	343
10.3 句法结构	345
10.3.1 展开型和浓缩型	345
10.3.2 对偶性和简洁性	347
10.3.3 意合型和形合型	348
10.3.4 显性和隐性	350
10.3.5 高语境和低语境	351
10.4 篇章结构	352
10.5 结语	353
参考文献	354

第 1 章

英汉词语的弹性与刚性

1.0 引言

所谓弹性,即词语在基本不改变其意义的时候,词形可长可短,音节可伸可缩,功能可实可虚。而刚性,则是指词语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固定性。最早认为汉语语词具有弹性的人是郭绍虞。他在 1938 年发表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中指出(1938:73)“词本位的口头语虽然有趋于复音的倾向,而在字本位的书面语中,依旧保存着较多的单音语词,这就引起了语词本身的不固定性,这不固定性即是我们所说的‘弹性作用’。”他解释说“中国语词所特有的弹性作用,是可以伸缩自如,可以增减随意,极尽错综变化之能事”。

1.1 弹性的基础

说到词,汉语就有字的问题。词和字是否一回事?如有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传统语法认为:“词是代表一定意义、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结构单位”(胡裕树 1962)。词本位,即词是汉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但不少学者发现在汉语中要确定一个词并非容易。如张斌(1988)指出“辨认汉语的语素比较容易,因为语素跟语素的界限比较清楚,而辨认汉语的词汇比较困难,因为词汇跟词汇的界限比较模糊”。胡明扬(2003:333)说“‘字’或者说‘语素’是一种天然单位,也就是说是一种容易分辨和确认的单位,而‘词’却不是一种天然单位,不是一种客观上有一定的形式标志,因而普通人和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分辨和确认的单位”。王立(2003)用 13 个句子(共含 304 个字或书写符号)让 1 000 多位大学和中学的各个层次的学生划分字和词,结果“将近 90% 的调查对象认定问卷中的 13 个句子是由 304 个字组成的。这一典型值与问卷中给出的 304 个作为书写符号的汉字正好吻合”。但说到词,就各不相同,如“我看清了那棵树,数不清的枝上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下,伸进泥土里”这么一个句子,调查对象对词的划分有 20 多种,最少的只有 8 个

词,最多的有 27 个词,平均是 15.7 个词。“这说明汉语社团对‘字’辨认是比较清楚的,而对词的定义是不统一的,或模糊的。”因此,为了阐明问题,我们首先把词、字和语素关系搞清楚。

1.1.1 语素

语素(morpheme)或称为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具有意义的单位,也即语言学中常说的最小音义结合体,是词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Pool, 1999;程雨民,2003)。而词是语言中能够单说或独立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可见语素和词的区别在于后者突出了“可以单用”的概念。(应该说明的是,这里对词的定义和分类等都是采用西方标准,用西方的标准来分析汉字系统,是比较中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分析手段。)

语素可以分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和黏附语素(bound morpheme),前者可以独立运用,因此这时的语素和词重合,如 go“去”、come“来”就都是一个自由语素构成的词。黏附语素是不能独立,不能单用,只能依附于其他语素才能构成词,因此也称为非自由语素,如“危”、“阿”和英语中 bio, ness 等。因此,printer、blackboard、老虎、黑板,就都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词,其中“er”、“老”是黏附语素,而“print”、“black”、“board”、“虎”、“黑”、“板”则是自由语素。

如果我们把黏附语素分得再细一点,可分成非自由词根语素(自由词根语素就是词或自由语素)、屈折语素和派生语素。非自由词根语素是有较实体的意义的语素。如英语中:

viv(= life)	sist(= stand)	ject(= cast)	geo(= earth)
scrib(= writing)	equ(= water)	aug(= increase)	aud(= hear)
bio(= life)	spect(= see)	brev(= short)	celer(= swift)
dem(= people)	dorm(= sleep)	ped(= foot)	sume(= take)
dict(= speech)	pet(= drive)	circul(= circulatory)	tract(= draw)

这些非自由词根语素是封闭的,英语中大约有 400 个左右。如果要在汉语中找它们对等物,应该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类似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如“觉”、“宜”、“佳”、“校”、“首”、“经”、“生”、“威”、“院”、“具”、“规”、“祖”等。它们和“人”、“山”、“跑”、“哭”这样的自由语素有明显区别:前者只能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却不能单独成词或不能单用。如“规”和“模”是非自由词根语素,不能单用,但合成“规模”后就成为词,同样“范”和“围”,“范”是不能单用的非自由词根语素,但和自由语素“围”组合成“范围”后就成为复合词。与英语非自由词根语素不同,汉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是大量的,在汉语单音节单语素中的比例超过能单用的单音节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字的构字部首如“艹”、“彳”、“宀”、“亻”、“足”等应该是和 viv、hydro、ped、ject 对等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因为它是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合起来,可以构成一个词/字。如葵、洱、箬、刚、踢,都是两个构成成分合起来的词/字:艹 + 葵、彳 + 耳、宀 + 争、冈 + 亻、足 + 易。如同英语中 aero(空中的)和 lite(石)合起来就是 aero-lite(陨石)、pre(预先)和 dict(说话)合起来就是 predict(语言)。但这里还是和英语的非自由词根有两个差异,第一,语音问题。英语中非自由词根词素都有发音单位,那么

汉语中这些部首发什么音呢?语音单位是什么?即使是有些部首有其发音单位,如“衣”、“足”等,但构成袍、装、踢、跑后,它们原有的发音就完全消失了。第二,意义问题。单个部首有意义,但合成字或词后意义就难解释了,正如熊学亮在反对把部首看成英语中对应的语素时举例说的“把‘侦’字拆成‘人’和‘贞’两部分,看不出两者与相应复杂字的意义关联”(2003:44)。其中原因是汉语部首表达的意义不一致。如“艹”一般具有“植物”的意义:蔬菜、莴苣、苹果,但“荧幕”两个字都没有体现“艹”的植物性质,在2000年版本的《新华字典》中,“艹”字头的字共有496个,但含有“植物”意义有432个字,只占总数的87.1%。按照语素必须意义一致的原则,汉语中许多部首不合此标准。而英语非自由词根语素的意义相对稳定。我们下面列个表,进一步来分析字、部首之间的关系。

表1 汉语字和英语词比较

汉语			英语	
字				
自由语素(词)	非自由语素		自由语素(词)	非自由词根语素
水		氵	water	hydro, aqua
土		土	earth	terr
人		亻	man	anthrop
心		忄	heart	cord
手		扌	hand	manu
病		疒	disease	path
草		艹	grass	ceed, gress
立		立	stand	sist, sta
	足	足	foot	peed, pod
	言	讠	speak	dict, log
	食	饣	eat	vor, ed
	行	辶	go	ceed, gress, vad
	骨	骨	bone	oss, oste
	日	日	sun	sole, heli
	目	目	see	vis, spect

很清楚,汉语多了一个字的层次(以及部首和无意义字的)单位。字根据能单用和不能单用,分为词和非自由词根语素,这时相当于英语当中的词和非词根自由语素。汉字最大特点是,一个意义、一个音节、一个方块字的统一。正如吕叔湘(1980:40)说的“汉字、音节、语素形成三位一体的‘字’”。换句话说,“字”既是表义单位,同时又是发音单位,还是书写单位。如我们说“吐字清楚”、“字正腔圆”,指的就是音;我们说“请你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就是文字;我们说“一字千金”、“一字褒贬”、“一字一珠”就是意义。由于在古汉语里单音节字大多数都可以单用,因此字和词(按英语词

的概念)就统一在一起了,如“字斟句酌”、“用字不当”、“字字珠玑”等,这些成语中的“字”都是“词”的概念。只是到了现代汉语里,在双音化造词影响下,有不少字从独立词的地位变成了构词的词根语素,因此汉字出现了三种情况:(1)有意义能单用的是词;(2)有意义但不能单用,主要是参加构词的是非自由词根语素;(3)没有意义的字,即非语素字,如“窃”、“窈”、“徘”、“徊”和“玻”等。

当然,语素、音节、方块字这三者在数量上不完全一对一。方块字和音节基本上对等,一个方块字正好一个音节。但音节或方块字和语素可以数量上不对等。尽管“印刷”、“上升”和英语 *printer*、*go up* 一样都是双音节和双语素,而汉语中“鸚鵡”、“垃圾”和“桑拿”这些词虽说是双音节,但只是单语素,显然把“鸚鵡”、“垃圾”和“桑拿”拆成“鸚”、“鵡”、“垃”、“圾”、“桑”、“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汉语还有一个音节或方块字有两个语素的情况,如“甬”,就是有“不”和“用”两个语素或词构成的,但这种情况极个别(“甬”和“装”、“垒”等不同,“衣”和“土”的发音在这些词中完全消失,而无论是“不”还是“用”的发音在“甬”词中都得到体现,*beng* 的发音是 *bu* 和 *yong* 同化结果)。英语中的语素和音节也是不对等的,“它的一个语素可能是一个音节,也可能不到一个音节,也可能不止一个音节”(吕叔湘,1980:41)。如 *magazine*、*receive* 虽说有三个音节,但是都只是一个语素的词。总体上说,英语的音节是无意义的,而汉语的音节绝大多数是有意义的,一个音节一般等于一个语素。我们可以把方块字和语素的关系总结为三种情况:i)一对一关系,即一个汉字对应一个语素,如“病”、“我”是一个字一个语素。“儿子”、“园丁”、“道路”正好是两个汉字代表两个语素。汉语中绝大多数汉字属于这种情况。ii)一对几的关系。这里有两个意义,其一,一个汉字有两个语素组成,如甬(不用);其二,一个汉字有两个不相干的义项,如“美”在美丽/美元的词中,“毛”在毛病/毛笔的词中,“端”在端正/极端的词中,“面”在面粉/面貌的词中,“代”在现代/替代的词中,都是两个不同的语素。造成这种复杂情况的原因是假借、简化、翻译等因素造成的。如“美元”是音译选字造成的;“面粉”的“面”是“麵”简化的结果;“端正”的“端”是本字,“极端”的“端”是借字。iii)几对一关系,即两个以上汉字表示一个语素。如科学、参差、斑驳、蜻蜓、巧克力、歇斯底里、布尔什维克都只是一个语素。但不是绝对的。汉语中这些音节字在词中单个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脱离词的框架,和其他语素合说就有意义了,甚至可作为独立的词用。如玻璃是一个语素/词,单说的玻、璃是没有意义的音节,但是当它们和其他语素或词组合时,就有了意义,成了语素了:钢化、蓝玻。再如幽默、黑客是英语 *humour*、*hacker* 的译音,幽和黑是个声音单位,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依然读到“幽了政府一默”、“黑了他们许多网站”。甚至还有“O了K了”的说法。

英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和汉语的非自由词根语素有相同之处。i)在词中的位置都是不固定的,可以在词首,在词尾,在词中,如 *capt*(*capture*, *recapture*, *occupation*)、*ambul*(*ambulant*, *perambulate*)、*vag*(*vagile*, *extravagant*)、*drom*(*aerodrome*, *dromometer*)、欢(欢乐、喜欢)、固(固定、坚固)、合(合用、符合)、刻(刻薄、深刻)。ii)它们的能产性都极强,可以构成许多合成词,如 *port*(*portable*, *porter*, *portage*, *portfolio*, *deportation*, *import*, *export*, *transport*, *deport*, *report*)、*tort*(*torture*, *torment*, *tortile*, *torsion*, *intort*),